

我的2023(三)

走上教师岗位二十余年,季节的荣枯里,我享受过沐浴阳光的快慰,也体验过遭遇暴雨的沮丧。此时,踩着雪花走向2023年的最深处,这一年中,那些消而不失的情景、明暗起伏的记忆、难以释怀的细节,像影子一样紧紧跟着我,悲喜自知。

一

初三毕业前夕,收到很多学生送我的小礼物:日记本、小摆件、钢笔、书签……与众不同的,是学生张宁的礼品盒里竟然藏着一封信!铺展开来,字字句句皆入心窝。最感动我的是信件最后的那一句“恭喜您实现了自己的‘书房梦’。”

我方忆起一次与理想相关的作文课上,讲到动情处,我说自己一直揣着拥有一间书房的愿望,虽然条件使然,年过不惑才得以实现。但人生的路很长,只要有有生之年实现心中的梦想就为时不晚。所以,任何时候,我们都不需要轻易放弃心中的希望,“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”说的不仅仅是道理,里面还深藏执着追求的信念。没想到我随性的表达,竟然像种子一样长在了她的心里!这份细腻让我想到了她的家庭。

张宁是学校建档立卡贫困生,因为工作需要,我每个月都要到她家走访一次。从交谈中得知,她的父亲几年前从拉柴草的车上摔下来,造成双腿残疾,生活只能勉强自理。张宁有一个姐姐早已出嫁,母亲外出打工挣钱,维持家用。十几岁的小张宁仿佛在一瞬间就长大了,学会了做饭、洗衣、照顾父亲。想象着张宁每天清晨在灶台前烧火做饭、屋子里打扫卫生、院子里晾晒衣服的情景,心头就酸酸的疼。从此,我对她的关注与关心多起来。退校备考那天,我趁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把张宁叫到办公室,送给她一套提前买好的衣服和考试用品,在接受我诚挚的善意及“榜上有名”的祝福时,张宁什么也没说,只是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。

升入高中后,张宁在微信中告诉我,她也有一个美好的梦想,就是将来有能力了,要把父母都接到身边,全家人在一起好好生活。而今,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学工作,但再不会遇到那个记得我的愿望,心中有梦的小女孩。

二

伴着《琵琶语》的背景音乐,余光中的《乡愁》就在深情的诵读中弥散开来,引领着我们走进诗人的生活和情感。主宰和驾驭整个课堂的,是新任特岗教师诗慧。

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单纯、安静,我喜欢这种气质的女孩,举手投足清爽自然,没有矫揉造作。虽然她刚走出校门,但讲起课来却别有意味。从写作背景到诗人的情感,从内在赏析到外在拓展,她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我能体会诗慧讲到“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”时的感受。与其说是在讲解诗人的经历,不如说是在倾吐自己的心声。诗慧的家在几百里之外的一个小城,她被分配到我们这个对她而言人地生疏的农村中学,思亲之涩可想而知。

中秋节那天下午,我到学校取东西,出校门时刚好见到她风尘仆仆的倦容,关切地问她怎么不过完节再回来,她浅笑着说:“得回来上课啊”。其实,她可以请半天假,只要回头把课补上就可以了,但她还是回来了,那天偌大的宿舍楼里只住着她一人。

因为所教年级不同,我和诗慧不在一个办公室,加之她初来乍到,对她了解不多。但听了她的《乡愁》,就读懂了她的心绪。那里面寄寓诗人的情感,也承载着我们的思想,都被诗慧讲出来了。

三

吃过晚饭,校长打来电话,说让我马上到市教育局一趟,他在那里纪检监察室等我。我心想:这么晚了,去那儿干嘛?

我边寻思边往楼上走,敲开办公室的门,见校长一脸严肃地坐在那儿。见我来了,他把一个陌生人介绍给我,说是教育局某科长。科长对我说:“史老师,听校长说你特别有责任心。”他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话说得我有点懵,只好客气地回应。望着旁边沉着脸的校长,觉得氛围不对。就问:“校长,您叫我来有事?”“有事,还是大事呢!”校长说着,忽地一下站了起来“贾生的父亲刚走,说你把他儿子打坏了,现在在医院住院呢!要求你付医疗费。”我急忙解释说,自己根本没打他,班上的学生可以作证。校长无奈地瞅了我一眼,又把目光投向科长。

“史老师,没打人家怎么会把你告到这?家长说你把人耳朵打坏了!”科长摇摇头。我急忙解释说他上课溜号,不听课,我就闹玩似的轻轻拎了拎他的耳朵,他当时还要怪说不疼、不疼,惹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,一放学耳朵怎么就坏了呢?科长有点不耐烦,打断了我的话,反正不能体罚学生,就算拎耳朵也不行,到底打没打已经不重要了,关键是要去医院安抚好学生家长,不要把事态扩大。

我心里很不服气,心想:没打,安抚什么?科长见我吭声,转过头对校长说了几句。去往医院的路上,校长一个劲儿地嘱咐我,见了家长态度要好,人家有啥要求要尽量满足。委屈的泪,接二连三地从我的眼眶涌出。

我问贾生耳朵还疼吗?他脸涨得通红不吱声,他母亲在旁边紧跟着说,不疼怎么会住院,在家他们都不舍得动一下手指头,我怎么就这么狠心。问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后来,通过协调,我给贾生拿了一笔“治疗”费用,当时心疼得很,不是为钱,而是为贾生。

是转折点也是分水岭

□贺有德

我的2023,与以往任何一年不同。我的2023,在人生旅程中,既是转折点,更是分水岭,感慨良多!

从教30余年,进城20余年,始终在匆忙赶路,特别是进城之后。两地奔波,心无旁骛,这些年来,感觉有些累了!朋友劝说,自我感觉,也该轻松了!就在今年,归去来兮——回归单行道,曾经的风急天高,回归云淡风轻,从此告别忙碌碌,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过自己想过的日子,如此甚好。

踏入酒场多年,性情使然,常

杯深酒满,时飞觥醉月,沉醉不知归路。酒能怡情,也能惹祸,因为喝酒,两次开颅,幸无大碍。今年出现异样,自知不宜再上酒场,自觉戒酒。虽然几次破戒,仍然“不忘初心”,戒酒不停步,大功告成。从此告别美酒,告别酒场,走向茶楼,从酒文化走向茶文化,如此甚好。

清闲了,戒酒了,重操旧业:散步——沿风光带来回,读书——名家旧作新作,临帖——汉隶《曹全碑》和宋徽宗“瘦金体”,太极拳——二十四式杨氏,兼习八段锦;新增两事:站桩——每次至少10

希望

□张淑清

2023年2月8日,早晨6时许,我和父亲坐高铁赴省医院肛肠科,进行直肠癌术后一年的胃肠镜复查。一路上,父亲望着车窗外,沉默不语。我知道,父亲此刻的心情和我一样,内心对复查结果焦虑不安。我伸出左手,握了握父亲的胳膊,安慰父亲,没事的,检查完,我们就回家。父亲点点头,又摇摇头。他眼神中流露的沮丧,迅速灰暗了我的天空。那些结痂在灵魂深处的日子,摇摇晃晃走来。我忍着泪,没有落下。

抵达医院,父亲说话了:这次复查,要是不好,就不治了,遭不起这个罪。父亲说着说着,呜呜哭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,父亲竟脆弱得像个孩子?是一场大手术把父亲摁倒了,八个小时的直肠癌微创手术,劫后余生,父亲不得

不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放化疗,性情大变的父亲,动不动就哭泣。我的人生同时也被改写。一边尽孝,一边烟火。家、医院、工作单位,手机二十四小时不打烊,以便随时了解父亲的情况。我的世界,全是父亲的日常。父亲安好,便是晴天。在医院陪护期间,我手机打字,写了一部八万字中篇小说,一百篇散文。文学照亮我那些黑夜,迎来一个又一个黎明。不管收获怎样,我与父亲共同努力,鼓励父亲,活着就是胜利。每一天,看到绯红的朝霞照进病房,那是无法形容的幸福。

复查报告第二天下午三点出来的,我取出单子和片子,找父亲的主治医生刘教授看结果。刘教授把父亲摁倒了,八个小时的直肠癌微创手术,劫后余生,父亲不得

分钟,遛狗——每次至少一小時。闲暇散步读书临帖,早晚遛狗站桩太极拳八段锦。亦动亦静,亦俗亦雅,健康养生为主流,日子平静而优雅,如此甚好。

从高中时爱上写作,笔耕不辍,视为终身爱好。纵然纸媒式微,依然痴心不改,始终敬畏文学,感恩遇见的大爱编辑、良师益友与有温度的纸媒。无长足进展,仍足以慰藉;各级各类纸媒发表散文随笔评论数十篇,加入协会两家。面对文学,敬畏之心不改;背对文坛,乱象之多何妨。读书以修身,不随流俗;笔耕以养

抓住一把椅子,才没倒下。

“不能二次手术了,继续化疗,上靶向药。”弟弟和父亲在门外等消息,我擦了擦脸,稳定情绪,心中早已波涛汹涌。我冲父亲轻描淡写地说,没事的,常规化疗再巩固一下就好了。父亲笑了,说,我就说没问题嘛。就这么从二月起,到十月末,父亲又化疗六次,放疗三十三次。高铁成了最直接的交通工具,医院令我望而生畏,我便借文学赋予我力量和勇气。

这一年,暴风雨经常造访。我笑着笑着就哭了,哭过之后,还得硬着头皮扮演各个角色。为人妻,为人母,亲人,同事,医务人员,作协友友,网络的,现实的。

四月,刘教授说,直肠癌导致肠梗阻,必须做造瘘手术。山穷水尽之时,萍水相逢的达州日报社副

性,以求风雅。峰峦丘壑,江河湖海,心之所向,素履以往;生如逆旅,一苇以航。网络时代,文学不再吃香,但依然一往情深。虽琐事缠身,仍忙里偷闲,读书,写作,投稿,发表,无怨无悔,有滋有味。纵然根基不厚,悟性不强,人脉不广,依然自得其乐,如此甚好。

我的2023,是一个转折点,是一道分水岭,我的人生之路,从此进入一个新境界:戒酒、健身、养生、写作、自娱自乐、多姿多彩。余生很贵,不敢浪费,且行且珍惜,活出精彩来。

刊作者群的文友们得知消息后纷纷解囊相助,让我感动不已。

父亲,目前病情得到控制,在家养着。父亲在,母亲在,家,村庄就在。感恩,陪我一程的人,感恩爱我和我爱的人。至于伤口,我可以在夜晚,在月光下,一个人缝缝补补。走着走着,就会自愈。如今,我很难一天到晚陪伴父母,我得工作,得赚钱,得生存。我能做的,就是每天往老宅子打三个电话,询问父母的身体状况。想安个监控,随时掌握老人的衣食住行,父亲不同意,说那不是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吗?不舒服。我就只好顺着他。

再有几天,这一年就翻篇了,只要有爱和希望,我愿和父母一道,互相搀扶着,鼓励着,过好当下每一天。

家家有本难念的经

□魏菜苹

“把你的银行卡绑我微信上,不然就像昨天说的,咱们离婚吧。”“我记不得卡号了。”“那你什么时候绑?”“明天。”“好,那你一定要记得。”这次我好像不是闹着玩的,我想动点真格。人嘛不要太善良,不要什么都自己扛。有句话说,爱哭的娃娃有奶吃。

老公在一所乡镇完中当班主任,还顺带做行政工作,家里的担子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。今年老二上一年级。每天早上七点二十我就得准时起床,然后去叫她起床。很多时候她都还在熟睡中,极不配合。我就得绞尽脑汁连哄带吓把她弄起来。起床后要帮她梳头,督促她洗脸、穿鞋等等。总之每天早上跟打仗似的,在催促中开始一天的生活。

晚上放学,接孩子回家后,要用最快的速度让一家人吃上晚餐。吃过晚饭要用最快的速度督促她做作业,录视频打卡,然后踏着夜色去上晚自习。这一切本该两个人承担的,最后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。最让人委屈的是他从来没有表示出自己的愧疚,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家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旅馆,偶尔回来,吃一顿饭或者睡一觉。

前几天的一个下午,他打电话说晚上他要进城请他表哥吃饭,两个表哥来城里帮人家装修房子,都要回去了,他还没有请人家吃顿饭。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。你看他在亲戚朋友面前多么会做人!多么善解人意!这让我想起了某年的一天。我们一家人开车上街,路过一家蛋糕店,儿子大喊“停车,停车”,说他还有二十五元的零花钱,要给我买一块蛋糕。那天是我的生日。可是他毫不犹豫地开着车往家的方向驶去。“爸爸一点情调都没得。这么多年不知道你是怎么跟他过的。”儿子表达了他的愤怒和不满,我的心里也别提有多失落。是的,和他在一起十多年了,他从来没有为我买过一个生日蛋糕

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作为一名教师和两个孩子的母亲,我有诸多不易,但是也有诸多快乐。上一秒因为孩子不好好完成作业,提着棍棒追着孩子,孩子边跑边大声喊“我不要妈妈,我不要妈妈。”下一秒,我要出门,孩子急忙拦住我说:“妈妈,你千万不要离开我哦,让我亲亲你再走。”瞬间被孩子的纯真和可爱治愈。生活总是这样,一边伤害,一边治愈。多念念身边人的好,多一点换位思考,心怀阳光,日子,总会越来越好的。

记录

□牟方根

2023年,我养成了在台历上记事的习惯。在台历上记事,不但可以清晰地展示每天的日程,帮助回顾过去并展望未来,还可以作为记录工作生活情况、大情小事备忘等的辅助工具。一年来,当台历即将记载完毕,我用光阴的河流做显影液,洗出这个年份里极不平凡的相片。

1月8日,我所在的渝东北城市万州,人们的生活逐步恢复到常态,高笋堂、北滨路万达广场等商圈的烟火气在回归,很多人踏上了春运的列车回家过年,与久违的亲人团聚……

7月3日至4日,万州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。“妈妈,万州的雨下得这么大,您在家里还好吗?”“爸爸,我们家的房子历经了洪涝灾害,住起还安全不?”“叔叔,您家房屋背后就是一座岩,容易发生灾害,您还是考虑搬迁吧。”在万州遭受暴雨袭击期间,我作为一名基层干部,在台历上记下了一个个万州子女、一位位万州游子,通过电话、微信、QQ等联系方式,请我转达他们对家乡父老的

或是一束花。那种失落和辛酸只有自己懂。

老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。除非他喝了一点酒,才会和朋友侃侃而谈。每次吵架,我跟他抱怨诉苦,他都只是默默地听着,最后蹦出三个字“晓得了。”其实我很希望他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。不是说吵架也是一种交流么?

生活中总有一些苦闷无法疏解。就像作家刘亮程说的“一个生命里的雪,别人不能全部看见。”一个生命里的苦,别人也不能全部看见。每次打开微信通讯录,几百个好友,可又有几个愿意听你倾诉,或者你愿意把自己的悲苦全部呈现在他们面前呢?所以写作就成了一种表达悲喜的途径。种花、打球成了释放负能量的最佳途径。业余,我总是忙里偷闲种种花草、打打球。

还好我有个妹妹,有个大学室友可以倾诉。有什么我们都可以聊。互相开解,互相安慰。妹妹总是在我面前袒护他,总是说“我姐夫人是好的,就是性格有点沉闷。性格他也改不了,人无完人嘛。”是的,如果出差,他总会给我和孩子带一些礼物。每当我挎着他买的包包走在路上的时候,小姐妹们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。母亲节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发个红包,并附上一句“辛苦了,两个孩子的妈妈。”每当他回家的时候总会到菜市场买回一堆的肉类、蔬菜、水果……

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作为一名教师和两个孩子的母亲,我有诸多不易,但是也有诸多快乐。上一秒因为孩子不好好完成作业,提着棍棒追着孩子,孩子边跑边大声喊“我不要妈妈,我不要妈妈。”下一秒,我要出门,孩子急忙拦住我说:“妈妈,你千万不要离开我哦,让我亲亲你再走。”瞬间被孩子的纯真和可爱治愈。生活总是这样,一边伤害,一边治愈。多念念身边人的好,多一点换位思考,心怀阳光,日子,总会越来越好的。

关切。在紧急开展的抗洪抢险、恢复家园集中行动中,涌现出很多“洪水无情人有情”“我是党员,抗洪一线我先上”的党员典型,更有无数“家乡有难,尽我所能”的万州籍人士凝聚起的磅礴力量!

10月6日,我满50周岁。生日当天,我和家人一起吃过寿宴,年过七旬的母亲特地给了我这个“老男孩”一个特别的拥抱。这拥抱,让时间停止;这拥抱,阔别数十年之久……那一刻,我想起了小时候,妈妈把我搂在怀里,唱着摇篮曲哄我入睡的情景;那一刻,我抬头看着母亲,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皱纹,一头短发白如霜雪。“多年来,母亲为了这个家,为了子女所付出的艰辛让我瞬间热泪盈眶。

12月2日,星期六,我老家所在的七曜山主峰,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雪花如诗,满天飞舞,我和妻女回家赏雪,行走在雪地上,一行行深深的脚印,恍若“风雪夜归人”的乡愁,又像是预示“瑞雪兆丰年”……